



火车作为希伯来语言与犹太命运复兴的象征

[以色列]妮茨阿·本—多夫* 钟志清** 译

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希伯来语复兴为一门鲜活的口语,当时没有合适词汇捕捉正在出现的现代技术世界。由于犹太民族具有游牧民族的特征,应该比其他民族更要发明或者说产生语言,来表达犹太人所使用的现代交通工具的名称。

在犹太启蒙时代,火车载着欧洲犹太人离开小镇与乡村,走向大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火车载着百万犹太人驶向死亡;现代火车在犹太人自己的国家为之服务,载着他们到世界各地旅行,凡此种种,成为希伯来文学中的象征与现实。因而火车成为一面棱镜,折射出希伯来文学主题、诗学以及与其他文学文化内在关联的变化。

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希伯来语复兴为一门鲜活的口语,当时没有合适词汇捕捉正在出现的现代技术世界。由于犹太民族具有游牧民族特征,应该比其他民族更要发明或者说产生语言,来表达犹太人所使用的现代交通工具的名称。

比如说,火车是一种改变现代生活的交通工具,成为工业革命的象征——在希伯来文中找不到对等的词汇。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东欧犹太人要移民,要离开家园,要漂泊异乡,就要用火车为之提供服务,火车有时可以替代其家园、市

* 妮茨阿·本—多夫(Nitza Ben-Dov),1950年生,以色列海法大学教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比较文学硕士和博士。从比较文学视角出发,发表多种希伯来文学与《希伯来圣经》研究的专著、论文与学术文章,主要有:英文专著《论阿格农的间接艺术:揭示阿格农小说中的潜在内容》(Brill, 1993),希伯来文专著《不幸的/未竟获准的恋人:阿格农小说中的性爱挫败、艺术与死亡》(1997)、《阿格农、奥兹、约书亚创作研究》(2006)、《书写的人生:论以色列文学传记》(2011)等。编有希伯来文《约书亚(曼妮先生)研究集锦》(1995)等文集,以及英文《奥兹读者》(2009)等。

** 钟志清,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希伯来文学与比较文学。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4辑

场、社会集会的场所，必须发明一个与之对应的词语。犹太人使用火车来表达集体的重新定位，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被恣意驱逐，从欧洲的乡村和城镇到大城市和港口，后者作为前往美国大陆新世界的一个跳板。有些人移民到了以色列。希望把犹太人的漂泊与迁徙置于文学作品中心的希伯来语作家急需一个词语来描述当时最为重要的交通工具。

《希伯来圣经》当然是寻找词语与词根的主要的、真正的来源。然而在《圣经》时代没有火车，当然有马车。我们记得，先知以利亚乘坐火车火马升天，它的弟子埃利沙从地上呼唤他，“我的父亲，我的父亲，以色列的战车兵马。”（《列王纪》2:12）埃利泽·本—耶胡达^①，素以推进复兴现代希伯来语闻名，选择了《圣经》时期的“马车”一词：rekhev，加上后缀。从那以后，“rakevet”一词忠实地服务于几代希伯来语作家。难怪在阿格农^②最为著名的心理短篇小说《医生的离婚》（*The Doctor's Divorce*）中，主人公没赶上火车，用某种陈词滥调来安慰自己：“人不应该因火车或女孩的离去而担心，因为另一个很快就会到来。”

最为著名的现代希伯来散文的创造者是沙龙·亚考夫·阿布拉姆诺维茨（Shalom Jacob Abramowitz, 1836~1917），他在创作后期作品时，找到了处理《圣经》希伯来语中不适当表达的方法，来满足现代语言需要。阿布拉姆诺维茨的笔名是门德勒·默克海尔·塞法利姆（Mendele Mokher Sforim，字面意思是书贩门德勒），这是根据他作品中的主人公，在东欧村庄贩卖宗教书籍的小贩而命名，小贩在走街串巷的卖书活动中也在观察和描述他所看到的一切。作家的笔名最终取代了他的原名；在这两个名字中，前者更为流行，并被广泛认知，直至今日。

主人公与作家混合起来的本质——前者是一位分享其观察的漂泊中的犹太人，后者撰写漂泊中的犹太人的故事——在发表于1890年的《山姆和亚佛塔在马车上》（*Shem and Japheth on the Wagon*）得到了带有模仿色彩的表达。尽管叙事本身描述了一次火车旅行，但是当门德勒最早乘坐火车时，“火车”一词尚未出现。坐在拥挤的三等车车厢，这里主要坐着由于君主条令而被驱逐出家园的犹太人，门德勒和阿布拉姆诺维茨，更习惯于乘坐破旧的马车，而不是火车这种新型的交通工具，他立即感到困惑和心醉神迷。对他来说，这种新型的交通工具对于其行动上的和文学需要都是最为完美的选择：它既提供了一种比较迅速、比较方便的旅行方式，也提供了更为适合的背景来描述曾经一漂泊的民族成员。

① 埃利泽·本—耶胡达（Eliezer Ben Yehudah, 1858~1922），俄裔犹太人，力主现代希伯来语复兴，并在巴勒斯坦地区推广希伯来语口语。

② 阿格农（S. Y. Agnon, 1888~1970），著名希伯来语作家，196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三等车厢是来自东欧小村庄和城市的犹太人的典型场所，他们在这里见面，从事贸易，用他们的方言意第绪语交流，谈论他们的家人。车厢里坐满了犹太商人，开始横越大西洋前往美国或者以色列的犹太人，犹太马贩子，甚至偷马的犹太人。就像拉迪亚德·吉普林在小说《吉姆》^①中所描绘的印度火车，在《吉姆》中，英帝国的火车变成了印度火车，里面有锡克教教徒、穆斯林人、印度兵和印度教徒，这些人讲自己的语言，在对话与交谈中把火车变成了印度火车；区域犹太人在交谈、争吵和说长道短中把俄国火车变成了犹太火车。希伯来作家利用火车车厢的这种犹太化将其变成讲述犹太故事的理想场所。

自从发明了希伯来词语“火车”，这种适合在不断运动中，从一个地理地点过渡到另一个地理地点的民族交通工具，火车、轨道、车站便在希伯来文学中变得非常普遍了。在文学中，与现实中一样，这些场所在新与旧的自我之间，在旅行者与在眼前不断变化的风景之间起到了邂逅与启程的作用，既偶然又个人化。

现代希伯来文学史上最为重要的长篇小说之一《只是昨天》(*Only Yesterday*)出自现代希伯来语小说家、196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格农之手。小说中的主人公伊扎克·库默(Isaac Kumer)，酷似《圣经》中的亚伯拉罕，他离开自己的国家、出生地和父亲的家园前往以色列地。然而，与第一位希伯来人亚伯拉罕不同，亚伯拉罕在数千年前被动地前往上帝让他所去的任何地方，1908年，阿格农的主人公主动地前往应许之地。

火车载着他离开了他的东欧故乡前往意大利的里雅斯特，他在那里乘船前往他向往的“土地”，这是一幕令人心碎、催人泪下的场景，描述了他离开20世纪初期欧洲快乐的生机勃勃的生活，当时的欧洲尚未经历造成极大破坏与恐怖的两次世界大战。

移民本身并非循环：并非需要从家乡出发前往暂时的场所(小店、旅馆、客栈、帐篷，甚至更为糟糕的地方——只是路)，又以回到出发点作结。移民之意是永远离开一个家，希望建起另一个家，一个永久的终极住所。

以色列人带有原型色彩的居留叙事是不可胜数的挫折与失败之一。从亚伯拉罕在“去吧”的命令之下前往选地，故事继续进行先祖们的旅行，以便研究它，找到其栖居之地。随之接续的是他的后代前往埃及，几个世纪之后，又开始出埃及，历经沙漠漂泊之旅，最后来到迦南之地。这变成了现代希伯来文学中的一种移民模式，这种模式以建立新家园作结。希伯来文学中充满了大量的移民故事，前往新世界——美国——希望之乡——以色列地。《只是昨天》是一部经典性的

^① 吉普林(Rudyard Kipling, 1865~1936)，英国小说家、诗人，出生于印度孟买。《吉姆》(*Kim*)是一部以印度为题材的作品，被评论界称作吉普林最出色的小说。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4辑

移民小说,也许是现代希伯来文学中最为复杂的一部作品,因为伊扎克·库默前往渴望中的故乡以悲剧开始,又以悲剧结束。主人公的名字,伊扎克意味着像《圣经》中的同名人物以撒那样化作燔祭,象征着前往希望之乡的整个一代人。

在伊扎克·库默从欧洲到他所渴望的近东所作的火车与轮船之旅大约三十年后——一种用词语描绘的旅行使人联想到民族先祖亚伯拉罕启程前往同一片土地的原型——臭名昭著的死亡列车穿越欧洲。然而就在火车变为大屠杀的象征,用于运送上百万被关在闷罐车里的犹太人驶向死亡时,阿格农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火车似乎预示着即将来临的荒谬与丑陋。

在自传体长篇小说《直至目前》(*Thus Far*)中,阿格农描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叙述人——主人公的苦难和旅行,其中德国火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它显示出无家可归的主人公,即阿格农的身体与心理状况;而另一方面,它暴露了战时德国的精神状态。

一天,《直至目前》中穷困潦倒的主人公离开了柏林租住的小房子,乘坐火车前往莱比锡寻找运气。莱比锡火车站触动了他,犹如战时德国的缩影,钢制大厦,烟雾缭绕,个体融化其中的铁轨,难以辨别个人的面庞。等所有梦想成空后,主人公后来又回到莱比锡,要乘上回到柏林的火车。在火车站,他忍受着性压抑与饥饿的双重煎熬,他抱怨说,因为打仗,车站雇佣的都是不合格的女子。客人自己搬运行李。他把火车比作铁石心肠的女子,这一比喻凸显出感官上的挫败与全部挫败。

火车,与将数百万犹太人送往死亡有关,在著名的大屠杀作家阿佩菲尔德(Aharon Appelfeld)的小说中也很普遍。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许多以色列作家不敢去描写无法用文字来表现的主题。“书的民族”(People of the Book),语词与文本的民族,变得无语。

因此,1948年一代以色列作家犹如《圣经》中《约书亚记》和《士师记》的作者,描写前往希望之乡的焦虑旅程,以及争取主权、争取定居、争取身体与情感依恋的苦涩斗争,以及在新旧土地上建立家庭与社会的体验。阿佩菲尔德本人,应该指出,以一种非直接的温柔方式来描写大屠杀。他笔下的人物乘坐火车漂泊,或者步行穿过森林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沦陷的城市,直至其结束旅程,来到其所期待的目的地:祖先的故乡。

火车象征着正在进行不间断旅程的百姓,在这种说法显得有些令人疲惫之际,我们来谈一下数百万犹太人从世界各地移民到古老的家园;关于新国家的诞生,人们在那里讲述一种古老而又年轻的语言,打算在这片土地上永远居住下去。20世纪60年代,年轻而富有颠覆性的作家约书亚(A. B. Yehoshua)创作了许多短篇小说,最终成为以色列本土作家的象征性代表。以色列本土作家指



的是出生在以色列、重视犹太国生存与语言活力的一代作家。

在富有寓意和超现实色彩的小说《亚提尔的夜间之旅》(*The Evening Journey of Yatir*)中,主要人物不是旅行者,而是固定在环抱在高山中的一片孤地上的人。反之,那是一列亮闪闪的现代列车,以旅行者其特征,每天晚上从主人公身边快速经过,让我们渴望驶向远方目的地的旅程。也许那就是约书亚列车,标志着新以色列人,漂泊犹太人的后裔,感到一种巨大的挑战,他们不能居住在同一片土地,而是不断地漂泊。

确实,以色列文学中充满了旅行故事,就像在约书亚后来的现实主义小说中所体现的那样。在这些作品中,描述了以色列人,无论老幼,前往印度、西班牙、德国,前往熟悉的地方,前往陌生的目的地。

希伯来语言,其历史与文学自 150 年前复兴以来赢得了新的词汇与新的表达方式,成为世界上最为引人入胜、最为复杂的语言,与变化的世界同步。只有现在,由于创造描绘时下技术革新的语言,不再得益于由本—耶胡达率领的一些语言革新人士。而今,希伯来语言学院坐落在耶路撒冷,那里有许多语言学家和作家,创造着词汇和习语的长列动词火车,描绘技术发展迅速的勇敢的新世界。